

敦煌這座驛站，曾留下哪些故事？

西漢後期，在敦煌郡效谷縣的一座驛站中，軍吏子方接到一封來自友人元的信件。子方打開這一尺長的絹帛，瞬間就感受到來自朋友的溫暖：元恭敬地問候子方身體安好，還體貼地告知他，他的妻兒都安好，讓子方不必擔憂。同時，元告訴子方，自己要被派去敦煌屯戍了，邊關物資匱乏，想麻煩子方幫忙買一雙絹韋材質、長一尺二寸的皮鞋，要襯裡是軟牛皮的，好在沙地上行走；再讓他買五支好筆，所需費用會在方便時支付，絕不會欠款。

這封絮絮叨叨的帛書信函被命名為《元致子方書》，出土於懸泉置遺址的一座灰坑中。懸泉置是絲綢之路上傳遞朝廷政令的機構，也是接待漢朝與西域諸民族官員、使者、商旅的官方客舍。駝鈴古道絲網路，胡馬猶聞唐漢風。在懸泉置中，形形色色的客人住宿時，他們留下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天馬使團從西來

西域產的汗血馬因其奔速快、耐力佳等優點，被漢武帝視作「天馬」。大宛與漢朝訂立盟約之後，每年向漢朝獻上天馬二匹。漢元平元年（前 74 年）十一月，漢昭帝下詔迎接西域天馬。詔書由御史大夫田廣明下發，傳到懸泉置，要求務必做好車駕和食宿保障工作。在懸泉置文書中，還記錄了大宛天馬使團一次下榻懸泉置時，就有貴人 318 人。

《漢書·張騫李廣利傳》記載：自漢武帝與大宛建立友好關係以來，兩國使者「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

天馬使團入關後，朝廷會派專人趕到敦煌郡，迎接貢使和天馬使團到京師長安。

懸泉漢簡文書記載的天馬使團見證了漢與大宛的交往與友誼，而武威出土的銅奔馬更是大宛天馬的風采寫照。



▲東漢銅奔馬。



▲漢代銅車馬。



▲敦煌鳴沙山月牙泉景區內的「駱駝紅綠燈」。

中新社



▲在甘肅省博物館內，一件中國已發現的最早古代郵驛形象資料《驛使圖》壁畫磚，因曾作為中國郵政「形象大使」而聞名遐邇。它生動再現了距今 1600 多年前，策馬飛馳於古絲綢之路上的郵驛情形。

中新社

誠心歸順者，一律是貴客

公元前 52 年，御史大夫府開具傳信，要求從扶風廄以西的沿途驛站為護送大月氏的使者提供食宿和車輛。「出馬五十六匹，送大月氏客」，可見大月氏與漢朝來往的具體規模；「歸義大月氏貴人一人」中的「歸義」二字，說明了漢朝與大月氏曾有過類似領屬與被領屬的關係。

消息傳到敦煌後，敦煌郡太守不敢怠慢，立刻向玉門關發出通知：大月氏首領聞潤勒歸義於漢，他們將要去都城長安面見皇帝。

這道文書傳到懸泉置，意在讓懸泉置做好接待聞潤勒一行的準備。懸泉置將這封文書謄寫了一份副本存檔，正本繼續沿驛站傳遞至玉門關。

樓蘭地處絲綢之路的咽喉要地，是西域的重要城邦。征和元年（前 92 年），漢昭帝詔新王入朝，懸泉置接待了這些樓蘭貴客。

懸泉置文書中展示了「樓蘭王以下二百六十人」浩浩蕩蕩奔赴長安，懸泉置為他們準備了豐盛的宴席。而這次活動，被懸泉置的書佐認真記了下來。

征和四年（前 89 年），樓蘭王去世。匈奴乘機將在匈奴做人質的樓蘭王子安歸遣送樓蘭，立為新王。

新王即位後，勾結匈奴，阻截漢使，對抗漢廷。漢昭帝元鳳四年（前 77 年），大將

軍霍光遣平樂監傅介子斬殺樓蘭王，將樓蘭更名為鄯善。

鄯善新王尉屠耆去長安拜謝，昭帝為其「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隨後，漢朝派兵到當地屯田戍守，開啟了鄯善與漢朝關係的新篇章。

元鳳四年後，懸泉置文書又一次記錄了接待從長安朝見漢朝皇帝後返回的鄯善使團的情況。在這次接待中，餐飲標準為每人供應四升米，每日用餐二頓，招待費用合計為一斗六升。飯後，客人滿意地向西而行。這是鄯善使團朝見皇帝後，在歸途中路過懸泉置時的記錄。

漢神爵二年（前 60 年），匈奴虛閼權渠單于去世，右賢王蠡鞮屠耆堂篡位。本應繼承單于之位的日逐王先賢揮為篡位的新單于所迫，權衡利弊後，派人與在渠黎屯田的漢侍郎鄭吉聯繫，表達了歸降漢朝的意願。

鄭吉當即發動渠犂、龜茲等國 5 萬人前往迎接，日逐王先賢揮率部下正式降漢，後又帶日逐王及部下到了京師，漢宣帝封日逐王為歸德侯，留居長安。

為護送日逐王，懸泉置文書稱，敦煌郡廣至置出粟六斗三升，懸泉廄佐廣德等七人為他們提供膳食。看來，日逐王是先留宿懸泉置，而後由懸泉廄佐廣德護送到廣至置。



▲懸泉漢簡。



▲1980 年樓蘭古城考古出土的「長樂明光錦」。

見證外交達人的風采

烏孫國是距離漢朝更為偏遠的西域國家。漢武帝時，烏孫王獵驕靡遣使向漢朝求婚「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元封六年（前 105 年），武帝令江都王劉建之女劉細君遠嫁烏孫。漢、烏通婚和親，促進了雙方關係友好發展。

細君公主後，為加強漢與烏孫關係做出傑出貢獻的就是女外交家馮嫺。她是隨解憂公主一起出嫁烏孫的侍女。《漢書·西域傳》載，烏孫國發生內亂後，漢朝便派辛武賢為破羌將軍，率一萬五千兵馬進駐敦煌，準備討伐烏孫；又派馮嫺為使者，到烏孫國都赤谷城勸說烏孫新王。

懸泉置漢簡對馮嫺這次出使做了詳盡的記載：馮嫺於甘露二年（前 52 年）二月下旬至四月中旬不足兩個月的時間裡，從敦煌郡出發，抵達長安面見天子；又乘錦車，持漢節，詔令烏孫王烏就屠到赤谷城拜見漢使者常惠，正式冊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

烏孫王國自昆彌以下各級官員，均接受漢朝冊封。烏孫昆彌的繼承、廢立，亦均要得到漢王朝的許可。因馮嫺出色的外交活動，辛武賢所率漢軍也不必出塞討伐烏孫。

長羅侯常惠也曾多次出使烏孫，並出擊

匈奴，成功挫敗了匈奴企圖阻斷漢烏關係的計劃。

懸泉置漢簡文書中當然也少不了他的身影：常惠多次經過懸泉置並留宿。

漢朝通過懸泉置與西域諸國建立邦交，接待了西域大宛、大月氏、烏孫、于闐、樓蘭、龜茲等國使者，甚至也接待歸順的匈奴貴族。各國與漢朝在此傳遞文書、獻納貢賦。

懸泉置簡中還可見在「質子」制度下，西域貴族子弟入中原學習禮儀文化。漢地醫書、曆法則傳入西域，不同民族語言文書並存，反映了文化交流互鑒。

這些記載勾勒出漢代中原與西域在政治、經濟、文化多維度的交往交流交融，印證了各民族共同書寫中華文明的歷史脈絡。

漢懸泉置承載了中原與西域各國友好交流的輝煌歷史。千年前的懸泉置，用開放與包容，在綠洲與戈壁間，讓「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基因，隨著絲綢之路上的駝隊足跡，深深鐫刻在華夏大地的脈絡之中。

作者 / 趙蘭香

本版圖文除標注外均摘編自「道中華」微信公眾號